

读懂一句话,我用了十八年

张亚凌

今天是喝中药调理身体的第六天,倒药渣时耳畔突然响起一句话,声音柔柔软软,还夹杂着些许无奈。

“这中药,太苦了。”

说这话的是生病中的母亲,是在她去世的前一年。

记忆里,母亲说话向来干脆利落,且有男性的刚硬。这或许与她是娘家兄妹中的老大,又嫁给众多兄弟中的老大有关系吧?两个家庭里弟弟们盖房、娶妻,妹妹们出嫁,老人们的赡养……大大小小的事都得她费心受累地参与谋划、定夺。这也可能与母亲的职业有关吧?她原本是数学老师,事实上物理、化学、语文乃至体育、音乐,学校缺任课教师时,她都能随时顶岗,课教得妥帖漂亮,而教学过程与成绩,学校、学生、家长都很满意,就是辛苦了自己。

岁月悄悄抽走了母亲说话时的鲜明标志。一时间,我难以置信母亲能这样说话,能说出这样的话。“良药苦口利于病,赶紧喝吧,喝了我还得上班去。”这是我当时的回复,思路清晰,语气干脆,没有一丁点的商量。

十八年后,倒药渣的此刻,我只是回想起那一幕就已落泪。我,终于读懂了母亲说“这中药,太苦了”时的心境。

说这话时的母亲就坐在床沿上,仰着脸看着我,像小孩般。她看着我递过来的盛着中药的碗,也看着自己宝贝了三十多年的女儿,说了句:“这中药,太苦了”,声音柔柔软软,早已没了往日里的干脆与刚硬。那一刻的母亲,她需要的兴许只是我的一个拥抱,一句好听的话,一个哪怕虚空的承诺,一如儿时母亲总用“喝完药给你一个甜糖吃”“我娃乖,喝完药,病好了,带你玩去”来哄我喝药。那时的我应该做的是放下盛药的碗,拥抱母亲一下,或者说句:“妈妈也要乖乖的,等病好了,扶你到楼下的小花园里转转”。去

世前的母亲因为身体不便,更因为我业余时间忙于写作,一直被困于没有电梯的六楼的家里。而那时的我,却极为淡漠地选择了用最生硬的语言与态度回复她。

为什么我那么愚钝,读懂一句话竟用了很多年,还是在母亲离开了十八年后?为什么我那么自私,长着长着就长成了一个直奔目的、不会温暖表达的人,伤害的还是自己的至亲至爱?

一生宽厚包容的母亲,一生果敢坚强的母亲,她不知疲乏忍着疼痛一味付出,只为了让儿女过上好日子,可在生命的最后时光偶尔表现出的一点点脆弱,都被她当命根子般疼爱的女儿一一忽视。

“慢点儿,疼。”我扶母亲起来时她说了声。

我笑了,还笑出了声,说:“疼啥,您一生多大的疼没受过,多大的苦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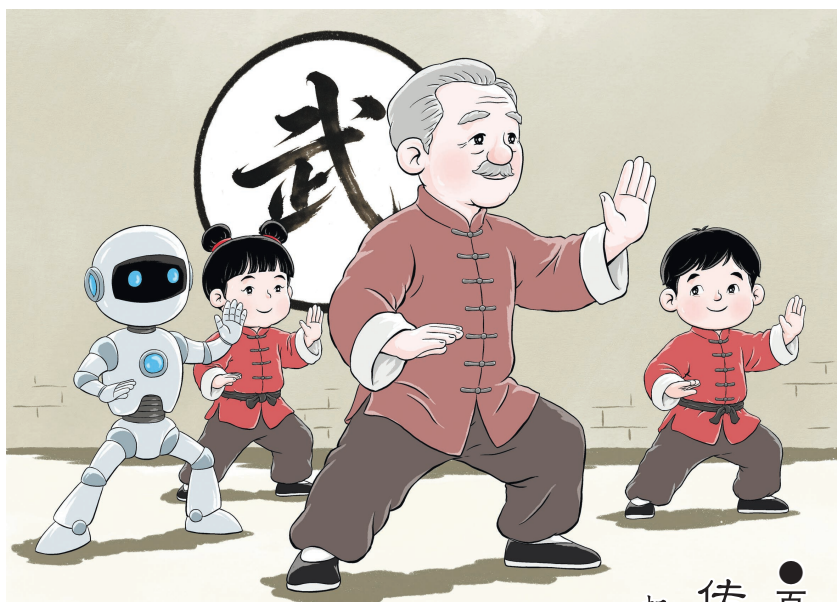
吃过,老了老了还学会矫情了?”

我当然知道自己是在开玩笑,可母亲听后的反应呢?她讪讪道:“我又不是钢做的,铁打的,能一直竖着,硬着?老了就是老了,少时不惜力,老了没力气。少时硬吃下多少苦,老了就都还回来了。”

我还是笑着,接了句:“说得蛮深刻的,还老成了哲学家。”

如今再想起自己的神情与说过的话,真想连扇自己几个响亮的耳光!那一刻,我的笑脸像针尖,我的玩笑像利刃,一针针刺痛着母亲,一刀刀砍向母亲的心头。我到底得多么愚昧又多么残忍,才读不懂那一刻的母亲,才会对她那般冷漠无情。

此时此刻提笔忆起往事,我深陷悔恨无力自拔,可纵使自责到肝肠寸断,又怎能弥补对母亲的伤害?唯有一遍又一遍地说给父母尚健在的亲朋听。



传统根脉搭载智能,传承千年武术精神。

百草园
传承
郝廷鹏

你说我是专一还是不专一?

女儿五六岁时,我就特别留心那些五六岁女孩的打扮。走在街上,目光总不自觉追着娇小的身影停驻:看这个穿碎花裙子好看,那个扎马尾辫精神。我心里盘算着,明天也给女儿买。那时候,我的世界里全是“怎么让女儿漂漂亮亮”。

后来女儿上学了,我的关注点一下子全变了。我开始关心她的作业写没写完,考试成绩怎么样,和班上哪个同学玩得好。我去开家长会,眼睛盯着墙上的光荣榜,心里算着她离第一名还差多少分。当然,我也随时关注她开不开心、快不快乐。

再后来,即将大学毕业的女儿要谈男朋友了。我的目光又不由自主追着街上的年轻男生转了。这个男孩子看着稳重,那个小伙子说话靠谱。我在心里偷偷给女儿的男朋友画着像:身高要达标,学历不能太低,工作要稳定,最重要的是对女儿要好。有一次

女儿带男朋友回家,我坐在客厅里,眼睛像扫描仪一样把这小伙子从头看到脚。女儿后来跟她妈妈说:“我爸那眼神,像在审犯人。”

女儿结婚之后怀孕了。这下好了,我居然也开始留意起街上走路的孕妇了。看着她们挺着肚子慢慢走,我总会脑补:怀孕几个月了?走路累

专一

陈振林

不累?吃什么东西有营养?我以前从没想过,一个大男人会特意关注这事儿。可我控制不住自己,我的心里装着女儿,眼睛就不由自主地去看那些和她一样的人。

如今,女儿生了自己的儿子,我当上了外公,便开始关注婴儿辅食制作、幼儿早教方法、少儿智力开发。逛商场时,我会特意去儿童玩具区,看看有

没有适合外孙的玩具。

有同事笑我:“你这辈子就专一了一件事,那就是围着女儿转。”

我愣了一下,想了想,笑了笑,还真是。

年轻时,我以为“专一”是一个人一辈子只做一件事。后来才明白,“专一”也可以是一个人为了另一个人,不断地改变自己关注的东西。我的心从来没变过,变的只是眼睛看的方向。

从看同龄女孩的服饰,到看女儿的成绩单,再到打量路上的年轻小伙子,后来又悄悄关注街边的孕妇,到现在逛商场总忍不住拐去儿童玩具区,我的目光一直在变,可那个让我看的人,从来没有变过。

这算不算专一呢?我觉得算。

这就是我这个做父亲的,对“专一”这个词的理解。它不是高深的大道理,不过是一个人用几十年时间,把目光一次次调转方向,却始终稳稳落在同一个人身上。

星期文库

读《容斋随笔》之五

张九龄是唐玄宗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。他恪守正道、疾恶如仇,为人刚直敢言,性情温雅耿介,仪态庄重严整,时人誉其为“九龄风度”。当时有人向唐玄宗举荐人才,玄宗曾问道:“其人风度得如九龄否?”由此可见张九龄在唐玄宗心中的分量之重。可就是这样一位贤能的臣子,最终却得罪了唐玄宗。

根据洪迈在《容斋随笔·卷三·张九龄作牛公碑》所述:有一年,唐玄宗想要提拔凉州都督牛仙客为尚书,张九龄坚决反对。“张九龄曰:‘仙客,河湟一使典耳,擢自胥吏,目不知书,陛下必用仙客,臣实耻之。’帝不悦,因是遂罢相。”张九龄认为,牛仙客出身小吏,缺乏文化素养,恐辱没朝廷。对于皇帝看重的人,身为宰相的张九龄不仅不认可,还言辞如此尖锐,于是唐玄宗一气之下便罢了张九龄的相位。

然而此前,张九龄曾为牛仙客之父撰写《赠泾州刺史牛公碑》,文中对牛仙客评价颇高:“福善莫大于有后,仙客为国之良……出言可复,所计而然,边捍长城,主恩前席。”而这篇碑文的写作时间,距他反对牛仙客任尚书仅一年之久。为何态度会有这般反差?洪迈给出的答案是:张九龄并非与牛仙客有旧怨,只是一心为国家尽忠罢了。

人品是一回事,能力与水平又是另一回事。在张九龄看来,若认为某人无法胜任某个岗位,无论这一提议出自何人,都要坚决抵制,哪怕因此丢官也在所不惜。牛仙客在地方担任小官时,或许算得上称职,但要将他提拔到尚书这种位高权重的岗位,恐怕难以胜任。这就好比让一个人挑担子,挑一百斤,他能轻松应对;可要是加到两百斤,他可能连两步都迈不动。

事实也的确如此。牛仙客在河西任职期间,厉行节约,使得仓库充盈、器械精良,政绩显著。然而,当他身居高位后,行事却变得小心谨慎,一味顺从上级,凡事循规蹈矩,从不发表自己的见解,被不少史家视为“唯唯诺诺”之臣。

我带三岁的孙子康乐到公园里玩,下雨了,是淅淅沥沥的小雨,我的眼镜上起了一层水雾,我摘下来擦拭。

康乐见了,可能想到了轿车前挡风玻璃上的雨刮器,对我说:“爷爷,眼镜要是也有个雨刮器多好!”他还用手摆过来摆过去,模仿雨刮器的样子。

这创意好!可我到哪儿去买呢?

张九龄为国尽忠

孙贵颂

好创意

刘琪瑞